



豔異編卷之三

水神部一

。張無頗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偶府
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卧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
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睜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
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
旬日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無似敢不
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唯還魂起死因

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使從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衙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

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藍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燿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珍珠綉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

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視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藍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珠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觀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慚，然女子所疾，又是何名？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

涯。紅樓日暮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慚，然女子所疾，又是何名？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

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邪？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邪？吾亦當記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成婚。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婿，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禹番地近，恐爲他人所恠。南康又遠，不

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玉，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此陰人減算耳。遂與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粥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鹺買常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别飲酒常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樓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笑處

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水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常氏粧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常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常生舟楫頗似相近常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窓中垂鈎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豔長江既能解珮

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常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悵悵。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弔江姝。

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潜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常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意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常氏送鄭生。常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

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常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且駭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常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

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常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常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常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常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

菱茨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在此無用處可
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常氏遂哀慟別其父母
叟以筆大書常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茨人蒙君數飲
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
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
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
乃昔日鬻菱茨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
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常氏所投德璘紅牋
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

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
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
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
刺史

洛神傳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于雙美
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
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
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敘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爲表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

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溜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翻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踈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湏國王曠曰何爲遮湏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湏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

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為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為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為龍明矣。曠又曰：

梭化為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恠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為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
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脩行脫其體而實虛無
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空若未脩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
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
龍之脩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脩之術何異上
士脩之形神俱達中士脩之神超而形沉下士脩之
形神俱墜且當脩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

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
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况昵洽
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
女乃留詩曰玉筍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
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
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
清淚滴真珠曠荅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
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

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從

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驚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旣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款然勅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

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勅備辦會就郎君婚承
白已具絲布單衣紗及袷絹裙紗衫禪履屐皆精好
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
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日回云禮既有限當發遣
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
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
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
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
母老兄喪因還其家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豔
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
留哀湏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
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
光詞曰隆光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
今有處萼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

謁以爲惟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煙眉。晨
陶陶兮。暮熙熙。無媿娜之穠條兮。嫂盈盈以披遲。酬
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
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
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姝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
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
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
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

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畫囊。有彈絃鼓吹者。皆神
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嘖怨
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
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歛袖。悵
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揭曼碩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
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櫂漸近。舟
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儀容甚清雅。先生問曰。

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
迓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忽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
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
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
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吃茶黃土
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
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
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
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

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邢鳳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
幽雅常偃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鳳
意謂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
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
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
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
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子意彼此相

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妾西湖水仙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豔異編卷之三

豔異編卷之四

水神部二

遼陽海神傳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為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

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
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明殆同白
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
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為亟
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
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恠冀兄聞之兄寢室絕隔一
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覆首
向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
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

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
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
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
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鑪或揮扇或張蓋或帶
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
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
或舉觥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
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繞方丈數百人各執其
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扃不知何

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卧不起，其可遁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

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胃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卽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槩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為之一吸，酒凝厚如錫，而爽滑異甚，畧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卽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畧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卽

夫婦可就寢矣。遂為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竒。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為矣。已而交會。纒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恠。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卽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卽。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忽隣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卽

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卽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卽。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忽隣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卽

豐異錄 卷之四 四
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叮嚀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辯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

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闐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群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

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即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綉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為。」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雞鳴，即起，率以為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凡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

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拊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即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二丈許者。

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爍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灑脫。若是耶。雖然。卽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艷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為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

為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乂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諍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蒸熱。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

豐具錄
卷之四
悲泣商賈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疋。已售什八矣。尚存麓者什二。忽聞毋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婦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

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速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二年耳。更叩其詳。日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

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王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為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為有。誣也。儒以為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為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為厲。所謂游魂為變耳。人

間祭祀鬼神。歆響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誣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為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為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為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

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為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為？程平生所疑，皆為剖拆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為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

一歲全無，言多類此。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笙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无不至也。兩情繾綣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求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欷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即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

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
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
非關彼此。卽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
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
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
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
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无
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
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无悔吝。

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
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
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无如之何
矣。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嚀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
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零涕耳。旣而鄰雞群唱。促行
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
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
出觀。見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
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即驚呼問故。蓋

不復昔之若聳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取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醺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

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故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而釋者，有瘦死於獄者。程入舟為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

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辯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

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表。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之無疑。而昔之所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脩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塵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鳴未休。忽聞異香。酷烈。雙扉自開。

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鑿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末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着方空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畫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畧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插與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鑿股栗罔知所措。夫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鑿體。殆過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鑿

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鑿將寢。又覺香氣異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燁如也。使侍女喚鑿。捧玉盃進酒。酒味醇烈。特異而殺核。精腴水陸珍錯。不可名狀。美人謂鑿曰。卿勿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恒足。遠味珍錯。繒素絕錦。

亦復都有世間之物唯卿所欲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釐稍前促坐辭致溫婉笑語款洽釐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蕭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釐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蕭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逡巡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請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面微笑良父乃相攜登榻幃帳茵藉窮極瑰麗非

復釐向時之比也釐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遍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籍宛轉嬌怯難勝釐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父粧訖言別謂釐曰感時追運猥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第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惟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釐恍

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香氣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鏊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言甚竒妙。非世所聞。鏊心欲質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於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游。此世中處處是吾家。其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唯謹。使事鏊必如事己。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

便跪謝乃已。鏊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方便致之。鏊有佳布數疋。或剪六尺藏焉。鏊方動。覺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黃牛坊錢肆中尋之。曰：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鏊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无故僵卧。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曰：奴輩无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

有愛螿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螿曰癡
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螿嘗以事出微疾即中
美人歛床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雖甚多
了不覺也數戒螿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螿
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
愠會螿母聞其事使召螿婦謀為娶妻以絕之螿不
能違美人一夕見曰即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矣
遂絕不復來螿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
螿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

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神也同行曰夫人召螿
隨之出昏門躡水而度到大第院墻裡外喬木數百
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
人守之至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陞數十級下有鶴屈
頭縮一足立卧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
螿奔入報云薄情即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
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窻隙看螿
亦有舊識相呼者笑者微諍罵者俄聞珮聲冷然香
烟如雲堂內逆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螿使跪窺簾

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箸挾火時
或長嘆云我曾道渠无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
人見鏊數之曰卿大負心者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
今日相見愧否因歔歔泣下曰與卿本期終始何圖
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即无
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群卒以大杖擊鏊至八
十鏊呼曰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簾
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
念疇昔今貴卿死鏊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

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月復
見美人來將鏊責之如前語云卿自无福非関身事
既去瘡即差後詣胥門踪跡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
為何等神也余少聞鏊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
為之叙次作洞簾記

豔異編卷之五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
 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
 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
 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
 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
 終泣而對曰賊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然而恨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
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
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流涕
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
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
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
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
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
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
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杜橘君當解去茲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
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
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橋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

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埜。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語之。謂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流。濟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龔髻。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廼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无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
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
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掣
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
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
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
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
不爾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
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
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
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
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
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
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宥不然者是為涇陵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即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過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旗旌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
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
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
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鬢鬢風霜兮雨雪
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
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躇
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
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盃綢繆歌罷皆呼萬
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
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
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
於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
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君因酒
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
可羞者耶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
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
世為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
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
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
金鑲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死如君者
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
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
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
哉今軀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
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
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
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
心勝王疆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
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
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其夕復與
權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于張氏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往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无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視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穠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

豐林 卷五 九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風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父母得以為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為不可邪？抑忿然耶？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為志，寧有殺其

婿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其素以操直為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胃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徒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

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九可增一歲歲滿復來无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嘆曰五虫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

有承焉嘏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文

許漢陽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絕二三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比至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芳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嘗以游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行十數步青衣延入宅內廳揖

坐云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蒲庭
堦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斑竹如碧玉作兩道
虹橋以通南北有大閣堦上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
面奇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
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上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
目未嘗覩相拜問所來漢陽具述曰不意至此女郎
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
其中有琪樹高數丈枝梗如梧葉如芭蕉有紅葩滿
樹未吐如盞正飲所一女郎執酒揖一青衣捧一鳥

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
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
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
具作蕭蕭泠泠杳如神仙總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
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不測時時漢陽以人事辨
之則女郎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琪樹花片
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字與
漢陽覽之乃江漢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讀一遍女
郎亦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无語

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卷并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為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押署有名仲芳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索掩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欲歸呈父母不欲雜爾漢陽

曰適以賤名押署不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收拾次一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漢陽辭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黯黑平明觀入飲處乃空林而已遂解纜行至昨晚湖口江岸人家十數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湖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甚醉有女巫以楊柳枝灑拂禁咒久而乃言曰昨夜水龍王諸女及姨妹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因於此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我所以得

還漢陽異之訊之曰客者為誰曰一措大耳不知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善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曰已發舟矣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即默然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知悉以人血為酒耳三日方平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蘂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

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稔穰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盼嚮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掣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為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

士冠蓋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
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某即君之閨者。効
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
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
命于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
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
人。年可十七八。衣裾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
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
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階所。寶將少避。

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
誠信可託。故將寃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
急難。寶遂命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
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髻。若有憂戚之貌。寶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
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
以孤枕寒牀。甘心沒齒。烝發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
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鑑幽
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

分安敢以幽顯為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曾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寃莫雪。至梁天鑒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竒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毘羅自鄮縣白水，即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門，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鑑，知渠

挾私請行，欲肆无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韶光滅迹，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盤穴，築室于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為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

暮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
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
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刈。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
于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
清又違。離群索居。甚為得志。近年為朝那小龍。以季
弟未婚。潛行禮聘。其言厚幣。峻阻復來。滅姓毀形。殆
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
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
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

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
師徒倦弊。掎角无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萬一。而慮
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為頑童所辱。縱沒于
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
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
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

今貞信之教固不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
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
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无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
辯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
望朝廷以西鄙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舉義戈復
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
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漢
水為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
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

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
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
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為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
芊氏為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
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
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
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
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
如是者哉對曰父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

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顯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汗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

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為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撒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勵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

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秋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死者。遂

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乃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達幽情，幸无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慟然顛仆。但覓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拜，至於幃箔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无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无機畧。今月九日有

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依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无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其質于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日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

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醅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

甲錦綵服。翫橐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須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愾悅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余自謂旣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

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亦再拜。升自西階。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迹。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

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明公非常之惠。憫以孤惻。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羞鄙陋。所以命將軍者。正謂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付。旌旗旄鉞。珍室器用。充

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畧。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侈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眾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拆。余引兵詐北。彼乃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

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貴主。貴主登平朔樓以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

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車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宅第，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艷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持觴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

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鷄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

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效節戎行。雖竒功茂聞。而薄效。僦立。洎遭釁累。謫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立於路。左瞥見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